

人物門道

群書集事淵海

三十三

群書集成卷之三十三

物門

道

祖系

李氏之源流

李氏族系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嘗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  
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汝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微字德  
靈隸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



利貞逃隱伊侯之墟會李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後稱老子著書五千言是為道德經

## 正一教

即天師之教

天師言驗元史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一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

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

## 太乙教

三元法錄之術

蕭道輔授宗師元史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珍傳太一三元法錄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道輔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

事畢居壽請間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為言世祖喜曰行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居壽為之先也

## 真大道教

苦節危行之教

志清高風 元史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為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者也又三傳而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凝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堅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默頽為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廓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少

鳥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眾朝廷重其名給驛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内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杖屨求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為圖以相傳焉

## 守教

為道士而謹守本教者

潘師正茂松清泉

唐書

潘師正者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為道士得其術居道之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之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道遙名作門南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通仙曲卒年九十八

通玄遺表 宋史

通玄字又玄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宋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身慎行為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為之要所居觀即唐軒遊宮有明皇詩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韻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東帛詔為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遺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為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盟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

修養

修真養性者

崔浩養性 北史

崔浩字伯深魏太武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初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

澄隱養生 宋史

蘇澄隱字棲真為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守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澄隱於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心氣爾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賀蘭棲真服氣 宋史

賀蘭棲真為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酒遊市廛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張濟賢與之善

### 立言

著立法言垂訓後世者

老子立言垂戒 老子

丁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時守藏室之史也久之見周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強為我著書遂著書言道德之

### 意五千餘言

一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一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一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言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左上將軍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

多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一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一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一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

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一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一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一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則無不治

一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故去彼取此

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一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閑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一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遇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

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丘處機言多深契 元史

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丘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踏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畝獵非宜



太祖為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

祈志誠言感安童 元史

祈志誠者丘處機之徒也得處機之術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元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元世祖辭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

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為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顯驗

能以道法顯驗者

道士識隋文帝 北史

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隋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徐則靈化 北史

徐則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隋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

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遣使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矣

道士奏章通神 事文類聚

宋仁宗時范仲淹倅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卒愈

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公始嘆道士之道神

王仔昔通妙 宋史

王仔昔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宋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黃門持紙求仔昔畫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

張留孫建宮 元史

張留孫者字師漢少時入龍虎山為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懽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眾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

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至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即命留孫為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宗真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仁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印至治元年卒年七十四其徒吳全節嗣

天師治潮

元史

成宗元貞元年天師與材為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啗鹽官海鹽兩州為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傑于水裔潮患遂息

## 忠義

道士能守節報國家者

徐道明誦老子

宋史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為管轄賜紫幼主德祐元年北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峇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峇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為義士迺取觀之文籍置石函歲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炳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刃脅之不為動遂死焉

仙

仙術

神仙之法術

甯封子隨火自燒 列仙傳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讚曰奇矣封子妙稟自然鑠質洪鑪暢氣五烟遺骨灰燼寄壻甯山人覩其跡惡識其玄

偓佺食松能飛而永壽 列仙傳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

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讚曰偓佺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步超騰驤遺贈堯門貽此神方盡性可辭中智宜將

方回練食雲母 列仙傳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閭士練食雲母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為宦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掩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讚曰方回願生隱身五柞咀嚼雲英棲心隙漠却閉幽室重關自廓印改掩封終焉不落

務光服食養真 列仙傳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

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况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自沉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南父山讚曰務光自仁服食養真冥遊方外獨步常均武丁雖高讓位不臣負石自沉虛無其身

仇生服松脂而更壯 列仙傳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師奉之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讚曰異哉仇生靡究其向沿身事君

老而更壯灼灼容顏怡怡德量武王祠之北山之上

彭祖服桂芝益壽昇仙 列仙傳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跡云後昇仙而去讚曰遐哉碩仙時惟彭祖道與化新綿綿歷古隱淪玄室靈著風雨二虎嘯時莫我猜侮

老子養氣延年 列仙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

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讚曰老子無為而無不為道一生死跡入靈竒塞兌內鏡冥神絕涯德合元氣壽同兩儀

葛由刻木羊而騎入蜀 列仙傳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是一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云讚曰木可為羊羊亦可靈靈在葛由一致無一斐一陟崇綏舒翼揚聲知術者仙得桃者榮

容成公善補導之術 列仙傳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一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

子同亦云老子師也讚曰亶亶容成專氣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獨游道貫黃庭伯陽仰疇玄牝之門庶幾可求

關令尹服精華修德行 列仙傳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亦知其竒為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胡服苴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子讚曰尹喜抱關含德為務挹馭日華仰玩玄度候氣真人介焉獨悟俱濟流沙同歸妙趣

叩疏服石鍾乳延年 列仙傳

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讚曰八珍促壽五石

延生邱疏得之鍊髓餌精人以百年我享千齡寢息中嶽遊步  
仙庭

介子推隱而復顯 列仙傳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旦有黃  
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  
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毋入山中從伯子常遊  
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為王  
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讚曰王光沈默享年遐久出翼霸  
君處契玄友推祿讓勤何求何取遜影介山浪跡海右

馬丹乘風而去 列仙傳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幕府正  
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侯諸

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北  
方人尊而祠之讚曰馬丹官晉與時汗隆事文去獻顯沒不窮  
密網將設從體迅風杳然獨上絕跡玄宮

范蠡服桂延年 列仙傳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佐  
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  
見於陶為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蘭陵賣藥後人  
世世識見之云讚曰范蠡御桂心虛志遠受業師望載潛載惋  
龍見越鄉功遂身返脫屣千金與道舒卷

赤頰子服松實莫知所之 列仙傳

赤頰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  
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

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絕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讚曰赤頰去豐爰憩吳山三藥並御朽貌再鮮空徃師之而無使延顧問小智豈識巨年

安期先生號千歲翁

列仙翁

安期先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馬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讚曰寥寥安期虛質高清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始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

毛女食松葉身輕如飛

列仙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

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蓬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讚曰婉婉玉姜與時遁逸真人授方餐松秀實因敗獲成延命深吉得意巖岫寄懽琴瑟

脩羊公化為石羊

列仙傳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畧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漢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郎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讚曰卓矣脩羊韜竒含靈枕石太華餐茹黃精漢禮雖隆道非所經應變多質忽爾隱形

朱仲獻四寸珠不知所在

列仙傳



朱仲者會稽人也常於會稽市上販珠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購書笑曰直值汝矣齋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置於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讚曰朱仲無欲聊寄賈商俯窺驪龍捫此夜光發跡會稽曜奇咸陽施而不德歷世彌彰

稷丘君髮復黑齒更生 列仙傳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拜指武帝陛下勿上也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指果折上諱之故但祠而還為稷丘君立祠焉為稷承奉之云讚曰稷丘洞徹脩道靈山鍊形濯質變白還年漢武行幸攜琴來延戒

以升陟逆觀未然

東方朔棄官賣藥 列仙傳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又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漢武帝時上書諉便宜拜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讚曰東方奇達混同時俗一龍一蛇豈豫榮辱高韻冲霄不羈不束沈跡五湖騰影賜谷

李少君有數百歲之異 史記

武帝時有李少君者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於諸侯無妻子人間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

之常餘金銀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東華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贖木去不死也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

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遷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山圖服不死之藥

後漢

祚都夷者漢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腳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嶽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也

朱璜得丹藥去癥成仙

列仙傳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癥就睢山上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九百日病下如肝脾者

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令讀日  
三過通之能思其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  
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  
至漢武帝末故在焉讚曰朱璜寢瘕福祚相迎真人投藥三屍  
俱靈心虛神瑩騰贊幽冥毛頰髮黑超然長生

谷春死後尸解復生 列仙傳

谷春者櫟陽人也漢成帝時為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  
猶不敢下釘三年更着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  
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  
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讚曰谷春既死停屍猶溫棺闔五稔端委於門顧視空柩形迹  
衣存留軌太白納氣玄根

陶弘景山中宰相 南史

陶弘景字通明既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梁  
武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  
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  
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  
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  
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  
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  
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聖姑隱於石室 南史

梁武帝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  
脩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鷺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

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琅邪太守蕭昂呼問聖姑無所對以為妖惑鞭二十創即差失所在

司馬承正服餌之術 列仙傳

司馬承正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迥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峰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正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正對曰老子經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云留心於瘡氣合於漠順物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無何告歸山乃賜資寶琴花帳

以遣之公卿多賦詩送之常侍徐彥綽稱其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正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正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

許宣平服餌成仙 列仙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施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覩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崑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

詠其詩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唐玄宗  
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嘆此仙人詩  
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  
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  
雲崖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  
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唐懿宗咸通七  
年郡人許明奴家嫗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  
坐心上方食桃甚大問嫗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  
平也嫗言常聞已得仙多年汝歸為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  
與汝一桃食之不可將出山中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嫗乃食  
桃甚美頌之而盡宣平遣嫗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之族甚  
傳聞於郡人其後嫗憎食日漸童顏輕健愈常唐僖宗中和

以來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難嫗入山不歸令人採  
樵或有覓其嫗身衣藤葉行疾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羅公遠嗅柑之異 事文類聚

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缺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塗嘗有道士  
嗅之蓋羅公遠也

周生梯雲取月 事文類聚

唐文宗太和中周生者有道術中秋夜與客會月色方瑩謂  
坐客曰我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袂因取筋數百條繩而駕之曰  
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昭爛寒氣入肌  
骨

天師引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唐玄宗開元中帝與中天師道士洪都客中秋夜月遊月中過

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官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三人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明皇躍身起煙霧中下視玉城差我若萬頃琉璃之田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尋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而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音樂嘈雜清麗明皇歸編律音製霓裳羽衣舞曲

羅公遠引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羅公遠鄂州人開元中中秋夜侍玄宗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裳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

橋隨步而滅旦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

葉法喜同玄宗遊月宮

事文類聚

玄宗嘗八月望夜與葉法喜同遊月宮聆月中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曲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廓悄然而月色如晝法喜因請上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法喜命人取之旋頃而至曲奏既竟復以金錢投城中而還旬餘潞州上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殷文祥神仙之術

列仙傳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病俱甚得藥

者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却施於人而嘗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為涇源節度延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後數年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自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玉砂解醞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寶常試之悉有驗復求種瓜釣魚若葛仙公也鶴林寺杜鵑高文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唐德宗貞元年中有一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鑱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崇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故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庶四方之人無不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頃刻

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即開閨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瞥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葉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在地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與賓趨而迎奉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一粟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異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化作石綴在於鼻掣拽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聞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皆自作

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為栗傳之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畧無所損咸故事之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駐呼鳥自墜唾魚却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茅聚蟻變城市人物有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朗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為政刑及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斥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為眾僧推落北崖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在鶴林寺花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

劉瞻慕道成仙

列仙傳

劉瞻小字宜哥瞻兄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家見瞻只之問知道否曰知之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遠可彊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山棲求道無必巾屨瞻遂了角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瞻與瞻俱讀書為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真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進士登科唐武宗會昌七年及第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被謫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了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



十來瞻已皤然衰朽方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後勉之與爾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歎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遂同舟行話平生隔閡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

葉千韶學辟穀服氣之術 列仙傳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事師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忽大風雷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昇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令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

符部從鬼神甚衆有二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遊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即應命自後長嘯則風生林壑噴水則雨流原野捺地則雷鳴輓轆手盡空則電光爍人乃遊行天下若佯狂常醉騰騰於城市間忽驅叱似振威人問之何為如此應之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救之耳人皆覆之實有其驗或經過郡縣逢旱皆請救之千韶乃備香案啓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脚捺地便鳴從地底發輓轆聲或苦雨祈晴不應乃請千韶止之遂作術便晴霽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

終身不復更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死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肩脅腿曰驅風從脚出三日當愈風果颺颺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感聖人以相救療董奉還士燮之魂庶可侔矣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欲師事厚以金帛謝之千韶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後荆襄間人見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却隱於西山今人時有見之者

黃阮丘日行四百里 列仙傳

黃阮丘者睢山上道士也衣裳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上種蔥薤百餘年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

之乃知其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預戒下人世共奉祠之讚曰  
黃藹巖嶺實棲若人被裘散髮輕步絕倫含道養生妙觀通神  
發驗朱璜告徧下民

女九遇仙棄家而去 列仙傳

女九者陳市上酤酒婦人也作酒常羨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為質九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九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九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讚曰玄素有要近取諸身彭聃得之五卷以陳女九蘊妙仙客來臻傾書開引雙飛絕塵

平常生數死復生 列仙傳

殺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為不然後

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為華陰門卒讚曰穀城妙匹譎達奇逸出生入死不恒其質玄化忘形貴賤奚恤暫降塵汗終騰雲室

桂父服桂葵而色時異 列仙傳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黑而時白時黃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九十九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讚曰偉哉桂父挺直遐畿靈葵內潤丹桂外綏怡怡柔顏代代同禪道播東南奕世莫違

瑕丘仲舍壞不死 列仙傳

瑕丘仲者齊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矣也勤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入取仲尸棄水中收其

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惟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為天竺胡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說仙人焉讚曰瑕丘通玄謫脫其跡人死亦死泛焉言惜遊步觀化豈勞胡驛苟不觀本誰知其謫

祝鷄翁千鷄立名呼至 列仙傳

祝鷄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鷄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讚曰人禽雖殊道固相關祝翁傍通牧鷄寄驩育鱗道洽棲鷄樹端物之致化施而不刊

負局先生以紫丸療疫 列仙傳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

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主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讚曰負局神端披褐含秀術兼和藹心託宇宙引彼來泉灌此絕岫欲返蓬山以齊天壽

譚峭鍊丹變化隱顯 列仙傳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業而峭不然迺好黃老諸子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終南遊太白之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

山不復歸寧父馳書委曲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高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唯以酒為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霜雪中經日人謂其已斃視之氣出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童尋訪春冬必寄之以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遠厚遣家童迴纜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矣常欣欣如也或謂風狂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靱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祇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岳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形變化復入青城山而不出矣

杜昇得隱形解化之術 列仙傳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褰方巾破幘頭冬則常着綠布衫而言談甚高有文學人或有換新布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新者出門逢人便與之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碗及盆中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頃刻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為之人皆不厭無錢與之人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僵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斗數雪而行猶醉酣而醒爾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宗之子為蘇州牧忽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為道翁賓客寮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

深相善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十餘歲今五十餘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常時遂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世以政化及人慈愛為意况今多事由在保身未能脫屣塵世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入郡中則孺休必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寮聚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意思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繼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斃可雲人見亦被傷但有舊布衫一領作三四段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中醉吟沙書如舊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如目擊復笑而言曰吾曾居南岳今在人世已久即當歸矣其後更不復見詳其由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世人莫可知也

羊愔得餌藥養氣之術 列仙傳

羊愔者泰山人也以世緣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州夾江尉罷歸縉雲兄忱為台州樂安令而愔幽棲括蒼山性唯沉靜薄於世榮雅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深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以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云漢阮肇題詩入石模榻驗之乃是李陽冰嘗為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愔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昇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愔曰初為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迴翔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蒼青色柄

引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宿壽山分今日虛傳

引見遠遊記雲霞波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曰一

有天王石一人華陽人茅口一人隱玄天一人命君隱居

之或曰有仙丹未得飛昇宜地上靈英送山乃

括蒼洞西門也愔方居此不食穀以水三升日食百

與人談話如詰晝夜不覺其苦三二百法古之頃列

詞麗多神靈洲靈苑之意如此經一年瘡痍輕愈不食

考謂之妖物所惑入一二年不食合唯飲水與酒三五後髮

如漆而有童顏行經一里遇一老婦問之

三年無師何以學也... 自能成神人教之法乃往  
崇寧元年一日而別... 行三... 數  
... 年... 入... 三

... 太上... 十年...  
... 故... 時...  
... 不... 也

... 寄生松子... 好  
... 玄虛松...  
... 引過牛... 百餘

商丘子胥服木蒲不老 列仙傳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  
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木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  
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  
止愴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讚曰商丘幽棲韞積妙術渴引寒  
泉饑茹蒲木吹竽牧豕卓犖奇出道足無求樂茲永日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諳漢江都王自言甯先生  
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  
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  
主見之叩頭吏致主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  
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更走下山比歸宮  
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讚曰子主挺年理有所資甯主

子主作客三百年 列仙傳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諳漢江都王自言甯先生

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

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

主見之叩頭吏致主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

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更走下山比歸宮  
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讚曰子主挺年理有所資甯主

祠秀附琴龍眉以道相符當與訟微民事竭力問昭我師

陶安公乘龍登天列仙傳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巨燄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願更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讚曰安公縱火紫炎洞熙翩翩朱雀銜信告時變變朱虬蜿蜒赴期傾城仰觀迴首顧辭

赤斧服丹石如童子列仙傳

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瀆鍊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讚曰赤斧願真發秀戎巴寓跡神祠瀆鍊丹砂髮雖朱髮顏華丹葩采藥

靈山觀化南遊

呼子先呼老嫗乘龍上山列仙傳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九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云讚曰三靈潛感應若符契方駕茅狗蛇爾龍逝參登太華自稱應世事君不端會之有惠

羅萬象服餌成仙列仙傳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布衣遊符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南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葛稚川曾棲此以鍊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矣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菴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



城泉山布水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忽一食則十數人之食不足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菴中竟不復出隱於山中後不知其所往矣

劉商服丹為地仙 列仙傳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為郎性耽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摩不勤功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官何益於已古賢皆隨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為俗累豈劣於許遠哉於是以病免官入道東遊及廣陵於城術逢一道士賣藥聚眾極多所買藥入言頗有靈効眾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賣藥攜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驚異師教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之重重紵裹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饑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看畫溪之景遂於胡父渚菴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我劉郎中也而莫知其所止已為地仙矣

琴高乘鯉出水 列仙傳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

涿一作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  
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旦有萬人觀  
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讚曰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  
沉涿中出躍頰鱗入藻清沖是任水解其樂無窮

涓子餌术能致風雨 列仙傳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  
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  
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山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  
三篇有條理焉讚曰涓老餌术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三才乃理  
赤鯉投符風雲是使拊琴幽巖高棲遐峙

陸通歷壽數百 列仙傳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雲盧木實及燕菁子遊諸名山

在罽嶺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讚曰接輿樂道養性潛  
隱見諷尼父諭以鳳衰納氣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靈嶽長嘯蟪  
蛄

殷七子能活死人 葆光錄

屈重彥者說為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疾忌有  
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次七子至大懼有  
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  
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  
暖灰燻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婢不可復指使宜出之  
乃從其言又嘗春游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挪成鹽又  
冬中以木札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懼某有一藝輒  
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令唱歌其聲清亮似從屏中出

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  
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鄴後遊諸國

寇先死後復生

列仙傳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  
或自食之常著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  
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祠  
焉讚曰寇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歷載五十撫  
琴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絃

幼伯子夏纊冬紈

列仙傳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著單衣盛夏著襦袴形貌歲異後  
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讚  
曰周客戢容泯跡泥盤夏服重纊冬振輕紈作不背本義不獨

安乃眷周氏祐其艱難

犢子服松苓時壯時老

列仙傳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  
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  
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  
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  
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瓊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  
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旦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  
冬賣桃李云讚曰犢子山樓採松餌苓妙氣充內變白易形陽  
氏奇表數合理冥乃控靈犢倏若電征

騎龍鳴告民水害

列仙傳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

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潭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為袂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讚曰騎鳴養龍結廬虛池專至俟化乘雲驂矯紆纒故鄉告以速移洞鏡災祥情眷不離

王柱服丹砂能飛行 列仙傳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為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讚曰主柱洞窺道士精徹玄感通山丹砂出穴焚榮流丹飄飄飛雪宕長悟之終然同悅

崔文子作黃散療疫民 列仙傳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幡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嘗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讚曰崔子得道術兼祕與氣禱降喪仁心攸悼朱幡電麾神藥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効

酒客酒美日售萬錢 列仙傳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醉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婁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焉讚曰酒客蕭粹寄沽梁肆何以標異醇醴殊味屈身佐時民用不匱解紱晨征莫知

所萃

藍采和醉踏歌 續仙傳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銜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我歌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將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却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為兒童時止及班白見之顧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蕭聲忽

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葛玄變化神異 事文類聚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並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成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玄乃張口蜂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蝦蟆及諸行虫飛燕雀龜之屬使舞應節如人也玄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曰為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着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暝大雨流潦

子英乘鯉 事文類聚

子英者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持養魚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恠畏拜謝之魚言我迎汝爾上我背與汝俱去即大暴雨子英上騰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

初平叱石成羊 事文類聚

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初平乃往叱羊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陰生常乞長安市 列仙傳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汙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讚曰陰生乞兒人厭其黷識真者稀累見囚辱淮陰忘吝况我仙屬惡肆殃及自災其屋

蘇耽種橘鑿井 事文類聚

蘇耽種橘鑿井以救鄉里之有病者以井泉服一橘葉即愈

趙知微能住雨翫月 事文類聚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晨知微曰可備酒殺登天柱峯翫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峯月色如晝及下山歸則凄風苦雨陰晦如故

園客蠶絲如甕 列仙傳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蠶皆如甕大繅一繅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讚曰羨哉園客顏擘朝華仰吸玄精俯採五葩馥馥芳卉采采文娥淑女霄降配德升遐

鹿皮公食芝飲泉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

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讚曰皮公興思妙巧纏綿飛閣懸趣上挹神泉肅肅清廟情情二間可以閑處可以永年

昌容致紫草賣錢遺孤寡 列仙傳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蓬蘽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讚曰殷女忘榮曾無遺戀怡我柔顏改華標倩心與化遷日與氣鍊坐卧奇貨惠及孤賤

谿父鍊瓜桂附並服之身輕 列仙傳

谿父者南郡鄘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

瓜子與桂附子並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頂呼谿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讚曰谿父何欲欲在幽谷下臨清澗上翳委薦仙客舍之道以秘錄形絕埃墟心在舊俗

## 飛昇

白日飛騰上昇者

黃帝昇天 史記

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鬣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鬣龍鬣板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鬣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王子喬乘鶴飛去 周書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緌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去

蕭史弄玉跨鳳而去 列仙傳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蕭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蕭聲而已讚曰蕭史妙吹鳳雀舞庭羸氏好合乃習鳳聲遂攀鳳翼參者高冥女祠寄想遺音載清

王子喬飛鳥 後漢



王喬者漢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鳥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喬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魯女乘鹿後漢

魯女漢獻帝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少壯色如桃

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採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許旌陽拔宅上昇事文類聚

晉武帝太康間許旌陽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初旌陽學道於丹黃堂嘗以五色錦惟施於黃堂及旌陽上昇錦惟飛還故宅鄉人為立遊惟觀祥符改賜玉隆萬壽宮額

侯道華跨鶴上昇續仙傳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中風狂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

及處皆到又為事賤劣有客到不問道俗凡庶悉為提汲湯水濯足浣衣又淘溷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眾眾益賤之驅叱比於傭隸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眾或問之要此何為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唐玄宗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死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為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遽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有松門偃蓋甚為勝景乃着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眾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眾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官入觀見斫松深訝之眾具白於縣官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

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眾猶未信頃吏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眾甚驚忙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檣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我授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眾作樂幡幢隱隱陵空而去

謝自然白日上昇 列仙傳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情清爽言談迥高好琴阮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為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岳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徃青城大面峨眉三十六淨廬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跡之

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  
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野終日採樵為承禎執爨  
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  
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  
受上法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  
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歎曰明師未錄無乃命也每  
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  
別承禎言去遊蓬萊罄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投於海泛  
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  
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為風飄入一色  
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如朱又一色水黃若流黃氣忽  
風轉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樹香霧走獸與

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流黃賈客遽棄別貨  
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  
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人惶惑舟人恐懼遙見水上  
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  
氣直上高百餘丈傍若暴風雨此魚腦有井噓吸則氣出如此  
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  
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  
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  
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  
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綵鸞霜鶴碧鷄王  
色犬遊於庭際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  
虔懇禮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去道士笑

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飛仙莫到天台山  
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迴去俄頃風  
起聞海師從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為橫風飄三日却到  
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  
禎曰侯擇日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止唐德宗  
貞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臯奏之

馬自然尸解上昇

續仙傳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  
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徧遊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墮雲溪  
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為項羽相召飲酒欲醉  
方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  
復以拳入鼻及出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

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馬植出相任常州  
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姓欲為  
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  
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  
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異之或飲會次相請見小術乃於席上  
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  
於常瓜又於褊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稱銅  
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者須臾復失又植言此  
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筯擊盤長齶鼠成群  
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墻前湘曰汝天生微物  
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室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  
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若叩磕謝罪遂作

群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鼠便絕迹後南遊越州經洞  
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  
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  
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  
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尋道士聲主人遽  
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  
拜哀鳴衆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百僧到今下床  
不得其二僧主事不坐所以特來固乞捨之湘唯睡而不對知  
微延叟但笑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為意迴去入門  
坐僧必能下床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  
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  
阻誠無訟理况在道門詎宜勉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

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  
其主趨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獾子走趨捉白鷺共踐其菜  
碎畫不已其主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為他術遂哀求  
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  
視菜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  
行旅已多主人戲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  
知微延叟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  
睡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光照見大驚  
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  
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  
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安泊  
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

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側作數截楊發自廣州節度貢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柱杖打痛處取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駝曲柱杖而來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於柱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病者再三阻讓不得遂即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巖多題詩句其登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

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鏗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於園中時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劔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湘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日上昇以其事奏之帝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果一竹杖而已

玄真子謝友上昇續仙傳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唐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日與門客

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  
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  
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  
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絕蹤跡  
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傳翫歎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  
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  
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  
異於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於人  
間

鄔通微乘醉飛昇 續仙傳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爽靜坐默之或吟或醉  
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十數年不見則顏壯益少於

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鍊丹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  
飛昇而去

賀自真雲鶴飛昇 列仙傳

賀自真莫究其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為事高古常焚修  
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  
為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  
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遂為詩曰子晉鸞飛  
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  
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駢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  
陰一萬年

賣藥翁乘雲上昇 列仙傳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祗此是真姓名也有自童稚

見之迨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阻藥皆稱神効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斗數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光明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項自喫却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鄧去奢騎鳳上昇列仙傳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峯山下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

所而觀北五里有茆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北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遂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為之構屋及造堂宇設老君寫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盖天生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盛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以山捷獲安久蒙靈祐劍之與丹詎敢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明傾藥得料餘如麻子紅色光時麗水縣人華造承唐禧宗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浙東帥具以上朝廷議險間去奢神與丹劍而曰鑲去奢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



與飲食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於來時造極驚異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去奢聞神人告却歸石下爾後去奢居山十五年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跡咸驚異去奢不食多年他人忽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電母鬼神甚衆或到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皆聞去奢居靜室內到曉與人談話竊窺之乃聞異香滿山及環珮聲儼去奢儼坐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歸觀中傳說以為異耳却後十五年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中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綵雲鸞鶴管樂滿空徘徊

徊山頂復有輿駢幢幡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上昇而去上下道俗觀望甚衆後野火焚其屋舍而靈跡尚存今有道士醮祭焉

嘯父列火而昇 列仙傳

嘯父者冀州人也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竒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也唯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西邑多奉祀之讚曰嘯父駐形年衰不邁梁母遇之歷虛啓會丹大翼輝紫煙成蓋眇企昇雲抑絕華泰

王松年白日上昇 葆光錄

道士王松年說厲歸真在丹丘善畫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將絹素鋪於案上即自下筆預知人之所欲禽獸松竹之類如請之

却多不允飲酒數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飲其日有人於桐栢宮見之或來國清寺游又有見聞元宮後往洪州白日上昇遺下一布衣異香馥郁令人收得其畫蹤者多

朱孺子服枸杞根上昇 續仙傳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陶隱居修真詰於此亦謂之真詰品高之西有陶山存焉勤居事於元正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赴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語元正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澤挈歸煮之而孺子益新着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其汁味最甘美喫不已及見根爛以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然飛昇在前峯上元正

與久之孺子謝別元正昇雲而去至今俗呼其峯為童子峯元正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樵者時或見之

王老夫婦飲仙酒上昇 續仙傳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墅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縑縷老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甚相歡洽俄忽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一日迨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

瓮酒五斛餘及窺存三二升耳清泠香美異於常醪其時方持  
麥王老與妻子并持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否  
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綠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  
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  
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傭力持麥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  
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山村在焉

裴玄靜跨鳳昇天 列仙傳

裴氏道名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惠  
母以詩書示之覽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情迥然  
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  
火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必逐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語  
父母窺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息閑澹雖骨肉常而拘之

以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為不可  
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以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為禮婦時  
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  
人棄嗣後為上仙遂逼之以適李言敬事李言婦禮臻備未一  
月間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俗李言亦早  
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  
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聞異香芬馥有二女子  
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綃服綽約  
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  
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  
慎勿窺也恐君為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  
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為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

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即當去矣後三日有五雲槃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遙乘雲上昇 列仙傳

戚氏道名逍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遙十餘歲情頗清澹不為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為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蒯潯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畏暮以齋潔修淨為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蒯潯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退返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逼回於是不能為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蒯潯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

之於一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為資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蒯潯家及隣里悉以為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烟靄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輶綵仗羅列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言分

淮南王鷄犬皆昇 事文類聚

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鼎中鷄犬舐之並得飛昇故鷄鳴雲中犬吠天上

宋玄白白日上昇 列仙傳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卧雪中去

身一文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  
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草木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  
希玄觀後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彘肉必五斤以  
蒜齏一盆手撮肉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一片蒜  
食之者言不作蒜味有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  
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  
求署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  
州遇大旱方曝庭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  
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  
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信州又逢大  
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乃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  
雙目刺史韋德璘恠其貯婦女復釘城隍此妖狂也將加責辱  
健步輩欲向之手脚皆不動悉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  
德璘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罰祖彌耶德璘方懼祈禱須臾  
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  
上昇而去

許碯醉歌上昇列仙傳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  
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  
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石  
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  
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嘗醉吟曰  
閨苑花前是醉鄉揜翻王母九霄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  
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

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

金可記白日昇天 列仙傳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退居終南山子午谷中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嘗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諧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

人專看侍然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人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自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白鶴簫笙金石羽蓋瓊輪幢幢滿空仙仗極衆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禮嘆異

尸解

已死而屍能化去者

呂尚服芝髓葬而無尸 列仙傳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問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王夢得聖人聞

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尚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似葬之無尸唯有玉鈴六篇在棺中云讚曰呂尚隱釣瑞得頽鱗通夢西伯同乘入臣沈謀籍世芝體鍊身遠伐所稱美哉天人

王和平尸解後漢

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沒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而託為尸以解化也

葛洪尸輕晉書

葛洪東晉成帝時為勾漏令將子姪俱至廣州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一日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

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陸法和空棺北史

陸法和齊文宣時以為江夏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後詣闕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田百頃奴婢二百人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各隨緣去財帛一日散盡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

孫思邈入棺如空衣列仙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盛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察聲色迥蘊仁慈凡所

舉動務行陰德用心自固濟物為功偶出路行見人欲殺小青  
蛇已傷血出思邈求其人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間  
後月餘復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盛下馬迎拜思邈謝言  
小弟蒙道者所救父母欲相見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廣聞之  
不以為意少年復懇拜請以別馬載思邈偕行如飛到一城廓  
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盛儼若王者之居少年  
延思邈入見一人端美白恰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  
邈曰深思道者固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偶出忽為愚人所傷  
賴服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面道  
者幸足矣俄頃延思邈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頰一書  
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言此兒癡騃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  
邈記嘗救殺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闈人宮妓呼

幅為君王呼女子為妃子思邈心異之潛問左右曰此涇陽水  
府也恰帽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唯  
飲酒耳留連三日問思邈所欲對曰居山樂道思真鍊神目雖  
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於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  
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頒藥方三十首與  
思邈謂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思邈歸山  
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之  
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詠人之疾著脉經一卷皆盛行於世隋文  
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  
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唐太宗召請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歎曰  
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  
不受高宗初召拜諫議大夫復固辭不受時年九十餘視聽不



衰范陽盧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  
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  
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  
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  
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瀆而為往來流而為榮  
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  
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疔贅  
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跡發乎面變動乎形惟  
此以及天地賊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  
流飛此天地之危疾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木踴  
此天地之疔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  
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原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

藥石救之以針劑耳 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  
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仁  
欲方詩曰如深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見機而故不俟終日  
智之圓也其文學也穎出其義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可制  
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  
儼其衣冠端然而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隱於洞府脩鍊  
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來往俄氣絕遺令薄葬不  
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  
矣

張果卒葬空棺 列仙傳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耆老云

為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盛暑須臾爛生虫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常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召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常州迎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齋壘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元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言趣雅澹應對言詞清爽禮貌臻謹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

立於側未宜賜坐明皇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甯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爆地化為一榼明皇及嬪御皆笑驚視之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遂下詔曰常州張果先生遊方外之者也跡仙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玄極今則將命鶴書之禮爰旌蟬蛻之流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乞歸常州賜絹三百疋并隨侍弟子二人兼給驛舁到常州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特詔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李昇鍊氣成仙 列仙傳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  
通群書能文機捷出口成章為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鍊  
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  
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間問昇生當  
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為布衣對曰不為世徵徵亦不就  
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  
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竒之以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  
莫知所之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關之後天下騷然唯江左稍安  
宛陵主帥田頽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為童稚  
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田頽乃延之師敬益厚  
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人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  
齒該好喫石蓮須吏啖一勝皆於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

醉絕穀養氣雪中單衣而顏益紅白時引中指指燈文餘若聞  
風所吹不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矯詞以對忽告  
人曰我厭此世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為朱全忠所篡昇  
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耳已年一百  
四十七歲矣未月餘間田頽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  
之於人咸思之聖人也後累有人於蜀中見之

錢朗得道長年 列仙傳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迥為精儒勤苦節  
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所履皆有遺愛時論羨之唐  
文宗朝為南安都護副使後為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深好道師  
於東岳道士得補腦還元服鍊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  
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朗已一百五

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為宰字已皓首矣而朗猶如襁褓之子錢鏐逼傳祕術朗駐泊錢塘二十餘年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為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異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為屍解玄孫謂人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歲矣

李珣以輕利成仙列仙傳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珣性迥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適他行以珣專其事人有糴之與糴珣即授之以勝斛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斛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恠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勝斛出輕入重以窺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權然終莫斷其弊吾早悟之但一勝斛出入皆用

之自以為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後父母歿世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珣出相節制淮南而珣以新節使同姓名極以自驚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烟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珣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珣字長二尺餘珣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為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珣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珣驚復問非珣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珣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外求訪同姓名者數日經營里巷相推乃得李

寬舊名珽及聞於珽乃以車輦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為道  
凡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寬情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  
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珽愈敬之及  
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煉何藥珽曾夢入洞府見石  
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辭以不知道術服  
鍊之事珽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  
販糴以對珽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  
復曰乃知世之富貴動靜有損雖在貧賤用心獲祐名書仙籍  
以驚塵俗又問胎息之食之由亦以實對珽曰師其胎息後空  
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珽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  
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探髮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  
尸解矣

棲真祕術 宋史

甄棲真字道淵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  
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  
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為道士周歷  
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宋真宗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  
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為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為  
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  
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真行  
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  
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  
與平居所知敘別以十二月二日夜紙衣卧磚榻卒人未之竒  
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為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

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 坐化

修鍊成坐而終者

李皎修鍊善終 北史

李皎先之少子也魏太武時人為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

### 神異

神妙不測奇異者

赤松子入火隨風 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

時為雨師讚曰眇眇赤松飄飄少女接手翻飛冷然雙舉縱身長風俄翼玄圃妙達異坎作軌司雨

馬師皇負龍而去 列仙傳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龍負皇而去讚曰師皇與馬廐無殘駟精感群龍術兼殊類靈虬報德弭鱗銜轡振躍天漢祭有遺蔚

赤將子輿噉百草 列仙傳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云讚曰蒸民粒食孰享遐祚子輿拔俗餐葩飲露託身風雨遙然矯步雲中

可遊性命可度

黃帝乘龍昇天 列仙傳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効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為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群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崩極空無尸唯劍鳥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群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為鼎湖名其弓為烏號焉讚曰神聖淵玄邈哉帝皇暨茲萬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數通無方假葬橋山超升昊蒼

服閭擔瓜遇仙 列仙傳

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

祠中博戲瓜瓠間令擔黃白瓜數十頭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在蓬萊山南後世亦嘗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忽變容貌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貌更壯好鬚髮如往日時矣讚曰服閭游祠三仙是使假寐湏臾忽超千仞納寶鏡形未足多恥攀龍附鳳逍遙終始

師門被殺其神猶存 列仙傳

師門者孺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為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讚曰師門使火赫炎其勢乃秦虬龍潛靈隱惠夏王虐之神存質斃風雨既降肅爾高逝

仙人採菖蒲九節 事文類聚

漢武帝上嵩高山忽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岳有石菖蒲一

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

費長房遇仙後漢

費長房者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

遂殮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

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觔石於

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

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機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

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

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

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而已

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

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

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

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

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為謁府君惶懼不能退便

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



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勅  
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  
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  
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  
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  
生黃中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  
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  
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  
其符為衆鬼所殺

上成公得仙 後漢

上成公者宛縣人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  
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

其事

神人遺箭 後漢

鄭弘字巨君漢章帝元和元年為太尉初弘采薪於白鶴山得  
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  
邪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  
然呼為鄭公風

葛仙步水 吳書

葛仙公吳人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  
從吳主別到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吳主  
甚悵恨明日使人鈎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  
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  
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

董奉起死 吳書

董奉字昌異有仙術漢獻帝時交阯太守士燮嘗病死已三日奉以一九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稍搖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服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嵇康不遇石髓素書 晉書

嵇康字叔夜晉武帝時人採藥游山澤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薊子訓摩娑銅人 事文類聚

薊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

處皆白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後魏武帝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王居巖棄官 宋史

王居巖仕後唐為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後吳主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

趙抱一養生 宋史

趙抱一者秦州民家子也常牧牛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

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使過其下聞樂聲  
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  
之且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嘗歷  
口茹甘菊栢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  
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宋真宗  
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牝角詔賜名度為道士自是間歲或  
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乙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玄俗無影賣藥治瘕

列仙傳

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賣藥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夢  
河間王病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云王瘕乃六  
餘殃下墮即非王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  
遭俗耳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形無影王乃呼俗曰

影王俗以女配之俗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讚曰質  
時惟玄俗有德神乃寄履道發河間親寵方濫騰  
龍不制超然絕足

江妃二女遺鄭生之佩

列仙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  
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  
皆習於辭不得恐懼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  
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筍  
今泝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  
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筍令附漢水將流  
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  
懷之中當心幾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

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讚曰靈妃艷逸時見江湄麗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憑情言私鳴珮虛擲絕影焉追

王子可詭怪死而復見 金史

王子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年三十  
并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宋高  
宗時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鄆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  
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騎天玄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  
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  
金鑲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澀之為翠靨衣長不能掩脛落  
逸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  
在傍蛆蟲狼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  
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

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  
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鼓  
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為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  
為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  
予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  
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王可交遇仙成道 續仙傳

王可交蘇州華亭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  
十餘莫知其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搗蒜齏以食常  
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鼓柁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  
綵畫花舫漾於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玉冠霞帔服色各異  
侍從十餘人鬢角雲鬟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姓名方

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懸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  
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  
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之末徧拜七人共視可交一  
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生於凡賤間已炙破矣一與酒契侍者  
瀉酒於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靈物  
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曰與栗契俄  
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栗侍者送與可交令喫視之其栗青赤光  
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皮非人間之栗內脆而甘久之食方盡  
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  
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  
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及開眼失黃衣所在但見峯  
巒重疊松栢參天坐於路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

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  
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月三日樵  
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  
此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華亭多  
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為僧邀歸寺設食可交  
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  
興縣以達台州聞於廉使王渢渢素奉道見極以為非常之事  
神仙變化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渢  
歎曰此誠真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人往蘇州  
以詰所貫具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江不歸家人尋得漁  
舟謂恐墮水而死妻子已招覓葬矣王渢具以奏聞詔稱其異  
後可交却歸鄉里備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

處依然可交食粟之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相傳藥極祛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疝及邪魅者圖於其側即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時有見者

許真君斬蛟

事文類聚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云君請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

為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鬪當以劍截皮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而來大玉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劫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

徐鈞者湖海水仙

列仙傳

徐鈞者不知其名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遙常腰懸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乃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松江市并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留之約

名目勦數釣於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及見人有疾即蒟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唯以酒研塗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否曰可祇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助之顏益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上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水仙也

### 顯應

有顯異應於世者

莎衣道人顯異 宋史

宋莎衣道人姓何氏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高宗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襴晝食于市夜止天慶

之衣益弊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而日而愈衆翕然傳莎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遠近異之孝宗一夕夢莎衣人跣哭來弔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迺矍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為築菴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強邀入菴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食于通衢逮飽即去帝歲命內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

咸訝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  
內侍至平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洞賓磨鏡 事文類聚

尚書郎賈師雄畜古鐵鏡常欲淬磨呂洞賓稱回處士自贊其  
能笥中取藥真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  
止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  
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師雄視鏡上藥已飛去一  
點通明如玉乃知異人

臨降

神仙降臨人世者

王母降武帝殿

事文類聚

漢武帝時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

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乘紫雲  
之輦駕五色班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棹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  
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實南窻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  
母曰是我隣家小兒東方朔性多滑稽曾三來偷子此子昔為  
太上仙官但務游戲太上謫斥使在人間

魏夫人降候鄧郁

南史

南岳鄧先生名郁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  
間足不下山斲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  
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樓貯之供養  
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  
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袿襦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  
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



集事卷三十三 七十三  
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  
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  
終

# 先知

能知未來之事者

費長房令桓景九日登高 事文類聚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景九月九日汝家當有  
災危急宜去令家多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酒此禍  
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小夕還家見鷄狗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  
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衣

強練先知 北史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

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為練焉其  
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悅莫之心以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  
若值其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  
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三公邸第所至  
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丁持一瓢到護第門外抵破  
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北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  
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  
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  
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大象末又以一  
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  
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  
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

桑道茂推杜李諸公 唐書

桑道茂術素驗時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和必難篤疆入唐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伏士禽斬之初李鵬為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

桑道茂遁甲 唐書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唐肅宗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

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眾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為右金吾大將軍桑道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准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於膺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奏原其死

武丁知織女渡河 事文類聚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官弟問織女何事渡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

女嫁牽牛也

陳搏知三趙君臣之貴事文類聚

祖宗周世宗時居潛與趙韓王普遊長安時陳搏乘一騾遇之下騾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宋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學究三人並游可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跛偶坐帝右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帝左

李懋迎使索酒金史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金義宗時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上日走問之或能道隱事及吉凶之變人以為神帝惡言太洩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肴入寺懋出迎笑

曰是天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今日尚復何言遂

痛飲就死

處機促裝赴召元史

丘處機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為神仙宗伯年十九為金真學于寧海之崑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齊六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已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特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為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為地萬有餘里蓋蹠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漢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

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

處機知終元史

丘處機太祖乙酉歲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 丹術

燒煉服餌之術

任光餌丹面勝童顏 列仙傳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栢梯山上二世下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讚曰上蔡任光能鍊神丹年涉期頤晬爾朱顏頃適趙子縱任所安升軌

### 栢梯高飛雲端

魏伯陽服丹仙去 事文類聚

後漢魏伯陽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乃曰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乃與犬食犬即死伯陽服丹入口即死弟子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乃共出山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遂皆仙去乃作手書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求令 晉書

葛洪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從祖玄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

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總練醫術不應州郡徵  
辟東晉成帝時參軍于寶薦洪才堪國史洪固辭不就以年老  
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從之

## 服氣

服養神氣能運化者

許邁一氣千息 晉書

許邁字叔玄少恬靜不慕仕進晉穆帝時聞南海太守鮑靚隱  
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後聞懸雷山相近紫  
山是洞庭西門潛也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  
舍於懸雷而往也才嶺之洞室放絕世務徧游名山採藥餌  
涉三年欲斷穀服氣一氣千餘息自後莫測所終或謂之羽  
化矣

## 仙境

神仙境界

鰲峙五山 事文類聚

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輿負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  
金玉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汐上  
下往來不得暫時帝恐流於西極命策彊使巨鰲十五舉首而  
戴之迭為三番六萬一交馬五山始峙而不動

武夷洞天遺跡 事文類聚

武夷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曰武夷君統錄  
地仙授館于此兩岸絕壁人跡罕到清溪九曲流出其間俗傳  
玉帝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施雲烟紫霞  
褥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皆呼為曾孫酒行命奏賓雲之

曲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神仙蛻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四木船兩兩相覆亦盛仙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其下曰冲佑觀遊山者自此買舟所流而上觀之

成都老君玉局洞 事文類聚

後漢桓帝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  
玉局名之

## 仙物

如仙桃之類

西王母降仙桃 事文類聚

東都獻短人帝呼東方朔至短人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子此子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

命侍女索桃須臾已至盤盛桃七枚母自啜二以五枚與帝帝齎枚著前母曰用此何為上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

## 求仙

心慕仙術而求之者

昭王遣使求神仙 史記

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

漢武帝遣使求蓬萊神人 史記

漢武帝時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

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

### 奇遇

人有偶遇神仙者

盧敖遇仙 事文類聚

盧敖遊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而下其臂適乎碑下敖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敖少好游背群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敖為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畧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

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虫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不亦悲哉敖燕人秦皇召為博士使求仙

東方朔遇黃眉翁 事文類聚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伐毛矣

劉阮迷入天台 事文類聚

漢明帝永平中劉晨阮肇入天台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饑甚遙

望山上有桃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取數枚餓止體充下山取水見一杯流下有胡麻馬乃相謂此近人矣遂度山見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阮二郎投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七世矣

洞中見二老嫗南華文類聚

有人山行見洞中一老翁持杖以馬策拄地觀之俄鞭爛鞍朽與樵人爛柯事相類

紫陽真人遇羨門子 圭文類聚

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藥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鶴執羽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頌乞長生要訣羨門子曰名在丹臺玉室之中

木八山見二  
不饑以所  
觀童

趙明道  
松脂嘆之卒為地仙

上黨趙翟者病

染其家乃送之山

子明道白

陵陽子明者銜鄉人也

拜而放之後得白魚

山採石脂水而服之

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

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山去如千餘丈大山下人入山半皆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  
明釣車在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  
其塚邊樹上鳴呼云云六歲曰陵陽垂釣白龍鉤終獲瑞魚  
靈迹是脩三石梁水騰一乘虬子安果沒鳴鶴何求

邗子尋犬山等仙傳

邗子者自言也好子有大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  
餘宿行度數百上出山與一青臺殿官府青松樹森然仙吏  
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并藥便使還與成都  
令橋君橋君發函有魚子也者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形復送  
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  
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  
數千里共奉祠焉讚曰邗子尋犬宕入仙穴館閣我我青松列

邗子尋犬交結靈靈岑青響仙傳

明產母遇司命童子得成仙仙傳

小科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寒主財產皆探產婦生便  
弱目視如大青母大憐及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  
君也當葬汝思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  
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  
木羽為我御車遂俱去後十餘年鶴雀旦街魚者母尸  
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讚曰司  
命廷靈產母震驚乃要報子契是未成道足三五輕細宵迎終  
然報德久乃遐齡

子英遇赤鯉得昇天列仙傳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四

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  
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行汝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  
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兒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  
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讚曰子英樂水不稱為  
職靈鱗來赴有輝靡色養之長之延角傳翼遂駕雲螭起去太  
經

讀書集事類彙編卷之三十三

LIIX  
4  
30